城市的两座岛屿

■ 李晓

一座城市,有两座岛屿,安卧着我们物质与精神的供给。

两座岛屿,两种人生;两座岛屿,都升腾起人间的烟火。书店,它传递着丰沛的情感;菜市场,它散发着万千食物的味道。

友人老雷在城市里开的简朴书店,已伴随这个城市的读书人十多年时光。

我与老雷的友谊,也是通过书店里的书打开的。这些年,我在老雷的书店进进出出,看着他的青丝染上霜雪。

老雷的书店附近就是一个菜市场。菜市场里人声鼎沸,烟火漫卷。有一天,我在老雷的书店里翻阅张岱的《夜航船》,一只鸡突然扑腾着来到书店里,后面一个人拿着刀追赶着,嘴里念念有词:“逮住它,逮住它!”那只蜷缩在书店里的鸡,最终被捉住,去了它该去的地方。

一座城市的菜市场,打开一座城市记忆的味蕾。那些节日里风尘仆仆归家的人,在一豆灯火下相聚,舌尖肠胃里享受着食材的炖煮蒸炒,食物的气味里也浸润着亲人的体温。而书香弥漫的书店,打开的是一座城市的精神内核,赋予漂泊的心灵一个安妥家园。

那年我去杭州,在波光潋滟的西湖畔遇见一家书店,这家书店以丝绸书籍为主题,装修古典清雅,宛如烟雨西湖边徐徐打开的一幅水墨画。我流连于这家书店,看见一幅“读书就是回家”的广告语,纸墨清香中,我伸开手,如大鸟展开翅膀扑向书墙,感觉书香瞬间贯穿了我的肺腑,让我面容清癯,双目炯炯。在杭州城里,还有这样的书店,在网络时代的冲击之下,它们如遒劲大树的根须,牢牢扎根在这座城市的土壤里。离开杭州的那个夜晚,我在一家书店门前默默鞠了一个躬,向这座钟灵毓秀之城表达诚挚的敬意,它的书香,成为我思念的一部分。

在浙江余姚一家叫梁弄的菜市场,有一个叫陈慧的女菜贩,她在菜市场卖了19年的菜。在这家到处都是熟人的菜市场,陈慧的菜铺里除了瓜果蔬菜,也卖平日生活里需要的小东西:砂锅夹、苍蝇拍、马桶刷、蚂蚁药、做衣服的顶针……菜市场里人生百态,真实粗粝的生活,让陈慧写出了深受读者追捧的书:《世间的小女儿》《去有花的地方》。在卖菜生活之余,陈慧租住房屋的窗户外可见青山隐隐,涓涓溪水声流进了小屋,也流到了她的心房。上百篇菜市场的故事从她的心房里潺潺流出,她用五味杂陈的生活输入,用不加修饰的文字输出,记录一丝一缕的柔情,记录一点一滴的感动。一个在菜市场里谋生的平凡之人,在书店里也有着自己写的书,万千人生都有着闪闪发光的地方。

菜市场,是城市的粗布棉袄,蒸腾着人间的冷暖气息。书店,是城市的锦绣丝绸,铺展开人类精神世界的充沛丰盈。两件衣裳披在城市身上,一半书香,一半烟火,散发着最宜人的温度。

乡集上的时光皱褶

■ 张翠萍

我前几天收到高塘镇的老战友宏利给儿子娶亲的消息,便在一个清晨自驾从西安出发,沿着连霍高速一路向东行驶约70公里又拐上榆蓝高速段,不久便进入高塘镇。

前往宏利家需要穿过高塘镇主街道,我摇下车窗深深吸了一口塬上的新鲜空气,只见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尽,塬上的风裹着泥土的腥甜,卷过青砖灰瓦的老街。此时恰逢高塘镇集市,虽还是清晨,主街道已开始熙熙攘攘起来。沿街道两旁簇拥着卖衣卖布的、卖针卖线的、卖葱卖蒜的小商小贩。旭日暖阳穿透云霞洒满大地,秦岭山脉中的这座悠久乡镇笼罩在一片福瑞霞光中。此时高塘镇的集市,像一锅慢炖的浆水汤,在晨光里咕嘟咕嘟地沸腾起来。

印象最深的是十字街口用遮阳伞撑起的麻花铺子,油锅前总是三人在操作,一个老者揉面,两妇人将面团在案板上反复揉搓成绳状,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准确坠入滚烫油锅,锅内瞬间腾起一股白烟。买麻花的人排成长队,一位裹头巾的老太太絮叨着:“老味道,每个集市都会来买,孙子最爱吃。”接过油纸包着的麻花,咬一口脆响,碎渣扑簌簌落在衣襟上,让食客唇齿留香。

转过街角,饸饹床子正压着荞麦面饸络。摊主先在饸饹床子装上和好的荞麦面,屁股一拧便坐在木杠子上,向下一用力,只听“吱呀”一声,饸饹落入翻滚的沸水,捞起时泛着黄亮亮的光,调上辣子油,顿时勾起了食欲。

隔壁凉粉摊的铜勺敲着瓷碗,“辣子调美醋调酸,来上一碗解心宽”,摊主言语间舀一勺莹白的凉粉,浇上芥末蒜汁,冲鼻上头的一碗凉粉便大功告成。

透着金黄色的糍粑摊有几位食客正在大快朵颐,山里人常用土豆作为原料制作糍粑,配以西红柿、白萝卜、绿辣椒、葱段、蒜泥、香油等煸炒后制成的汤汁臊子,金黄色泽、香气四溢、甘甜微辣爽口的陕西关中糍粑让人垂涎欲滴、回味无穷,成为高塘镇风味独特的待客佳肴。

豆腐脑承载着儿时的记忆和生活的烟火气,只见担子前围满了人,木桶揭开时腾起热气,用铜勺旋起洁白如玉的豆腐脑于碗中,淋上料汁和咸菜碎,只见几位银发老人捧着青花瓷碗抵着碗沿啜饮,衫子蹭上酱色也不顾。有人蹲在石阶上吸溜着浆水面,酸汤里泡着腌萝卜,让我想起爷爷常挂在嘴边的念叨“消暑的浆水暖胃的面”。

菜市口堆着新刨的毛芋,还沾着顾田村的红泥。最热闹的地方是花馍铺子,龙凤呈祥的馍饼上点着胭脂红,系着围裙的馍铺主家笑吟吟道:“来几个带回去,这可是咱老陕独创的非遗。”

返程时,我不禁回望这暮色中的塬上小镇,街道铺就的青石板路若隐若现,屋檐下的石凳上,几个老汉就着如血残阳,翻着那本毛边的《话说高塘塬》。山坡间牧羊人吆喝羊儿的乡音悠扬回荡,风掠过松柏,仿佛把百年前的呐喊也揉进了如今的集市,远处炊烟正从千家万户的灶膛升起直插云霄,孕育着生生不息的希望。

偶入少陵原

■ 杉林

那日初晴,阳光晒在身上特别舒服。我在少陵原畔的油菜花海和麦浪中踱步,眺望对面的白鹿原和原下的村庄。

朵朵油菜花花苞饱满,绽开后清新艳丽,漫步其中,听着嗡嗡的蜜蜂私语,深切地体会到了春天的热烈与明媚。还有什么比花丛中的蜜蜂能让人感受到春日的热烈,还有什么比耀眼的油菜花海能让人觉得春日的明媚。

傍晚时分,我看见几位阿姨趴在一座桥的护栏上讨论着什么,就好奇地走上前去。原来那桥下是一条深沟,呈东西走向,越往东越深。沟底有一条柏油路,弯弯扭扭的,不知道通向哪里。沟旁的斜坡上长满了杂草、灌木,原来阿姨们讨论的是还能不能摘到坡畔的香椿。

想不到在平坦的渭河平原上,还有和我们渭北家乡一样的土沟。我对它充满了好奇,就不知不觉地走进这条土沟里。

公路桥的西边有一座修建于20世纪的老桥,看起来不过一米多宽,应该是人行便桥,横架于沟上。西边的桥身上用水泥写着“南北对流”,另外四个字因为水泥脱落,已辨认不清。它的桥墩立于沟底,用红砖砌成。从桥下可以看到,桥墩上架了两条水泥纵梁,中间铺满了一块一块的水泥横板,整个桥身是用水泥制成的。这些都证明了那个时代建材的简易。

从沟底由西往东走,水泥路几乎占据了沟底。两侧是峭立的土崖,路上绿草茵茵,默默地生长,与世无争。转过一个土崖,沟坡上刺槐、国槐、构树胡乱地生长,都发出了嫩绿的小芽。越往下走,路上的泥土越多,也愈加安静,有些地方,坍塌下来的泥土已经侵占了路面。“这个地方仅容一辆车通过,恐怕平时也没有车辆经过吧。”我这样想着,忽然就听见下面有了车辆的响动。正准备避让时,一个中年汉子骑着一辆摩托车,带着一个穿着校服的孩子从前面的土崖后转过来了,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他们已闪进西边的崖后,消失不见了。

前面的路略微陡起来,崖下有几孔黑漆漆的窑洞,在这傍晚时分显得有些阴森起来。其中一孔窑洞的面墙已与窑顶分离,自顾自斜斜地矗立着。我继续往前走,希望尽快走出这深沟。不多时就看见了沟口,那里住着一户人家。屋后的山坡上长着一棵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树,它还没有长出叶子,枝条为深绿色。枝条上有刺,紧紧地呵护着每一朵小花。那花未开的都是白色,绽开的却白里透着粉。花分五瓣,花瓣精致而饱满,不像白鹃梅那样有些轻浮而松垮。粉色的花蕊上顶着黄色的花药,就像一粒粒小米粒一样,金黄耀眼。原来竟是一株枳树。

再往下走就是大马路,路上车来车往,疾驰飞逝,原来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走下了少陵原,到了浐河谷地。

青石巷里漾茶香

■ 童恩兵

细雨初歇的辰光,最宜沿着赭石色城墙根踱步。水渍在麻石板上洇出深浅不一的墨痕,倒映着飞檐斗拱的轮廓,恍惚间竟分不清是天上云影还是人间烟火。

这座唤作青岩的黔中古镇,原是茶马古道的喉舌。六百年前驮茶的铜铃声,至今仍在七十二道牌坊间回响。镇东头那座五进三院的陈氏老宅,木雕门楣上残存的"瑞霭南天"四字,笔锋里还凝聚着乾隆年间武夷岩茶的醇香。

最妙的是雨季拜访镇西的百年茶仓。推开吱呀作响的楠木门,霉绿与茶褐交织的时光便扑面而来。六丈高的储茶架上,不同年份的茶饼错落成诗,青苔顺着竹篾编织的茶篓攀援,倒像是给陈年老茶系了条翡翠腰带。管仓的老杨头总爱说:“茶是会喘气的活物,得教它们听得见沅江的水响。”

镇中茶市最是鲜活生动。天光未亮,背篓的茶农已沿着九曲巷摆开阵势。蒙着晨雾的毛尖蜷曲如雀舌,雨前龙井挺立似松针,普洱饼上的棉纸裹着马帮风尘。戴银饰的苗家阿妹挎着竹篮穿行其间,腰间银铃的叮咚声,倒比茶商们的吆喝更清亮几分。

茶博士周先生的鉴茶功夫堪称一绝。他那双被茶汤浸染半生的手,往茶罐里一探便知分晓:“这是戊戌年谷雨前三日的都匀毛尖,采茶人定是个左撇子。”问其缘由,他笑指叶片蜷曲的方向:“右手采茶叶尖朝右,左手采的自然往左偏。”这般草木通灵的境界,倒是应了沈三白那句“一草一木皆具性情”。

镇北文昌阁的茶课最是风雅。白发先生教童子们以茶代墨,用紫砂壶在青石板上书写《茶经》。滚烫的茶汤触地成字,水汽氤氲间,陆羽的箴言便与晨雾共舞。待日头升高,那些茶字又会化作淡淡苔痕,倒是比碑刻更耐人寻味。

暮色四合时,临河的吊脚楼便成了茶客的天堂。老茶炊咕嘟着冒出白汽,与江面升腾的雾霭连成一片。穿靛蓝布衫的说书人敲响梨花板,从《茶神传》讲到《盐道往事》,惊堂木落处,总有茶碗相和的叮当声。跑堂的小厮穿梭添水,铜壶嘴划出的弧线,竟与窗外江鸥掠水的轨迹暗合。

最难忘那年深秋,在李家茶坊见证活茶奇观。八旬老太将珍藏六十载的普洱茶饼置于青花瓷碗,以晨露缓缓冲泡。但见茶饼在水中渐次舒展,竟重现当年茶树形态,连叶脉间的晨霜都清晰可辨。老太轻叹:“好茶记得自己的来处。”这话倒像是说给人听的。

如今高铁穿山而过,青岩古镇却依然守着它的茶时茶刻。年轻茶人用古法培植的新品种,在抖音直播间里被唤作“会呼吸的茶”。他们用光谱仪检测茶多酚含量时,总不忘在实验室摆个柴烧陶罐——说是要让科技闻得见茶魂。

临别那日,周先生赠我半块光绪年间的茶砖。揭开裹茶的马粪纸,霉斑竟自然晕染成水墨山水。“好茶自己会说话,”他轻叩茶砖,“你听,这是清朝的雨声。”夜深人静时贴耳细听,果然有绵绵雨滴穿越时空,在茶香里轻轻叩响百年前的青石板。

这座被茶香浸入味的古镇,教人懂得最深的道理往往最简单:所谓永恒,不过是春茶与秋雨的相逢,是古老手艺与年轻心跳的共振,是每片茶叶都记得自己曾在哪座山岗眺望过星辰。

社址及印刷地址: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邮编:710054 售价每份1元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:61010020170002 陕西日报印刷厂承印 本报部分图片源于网络,请作者与本报联系